

“我是个平庸的妇人。但自从学画后，一天最好的光阴都奉献给了画画。”

画々这事儿

马丽春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五·這事兒

麗春



夏日荷事

甲午夏至 麗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画这事儿/马丽春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10
(合肥姐妹丛书)

ISBN 978-7-5650-2004-9

I.①画… II.①马…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7081号

画 画 这 事 儿

马丽春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电 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印 张	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120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004-9

定价:28.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 清雅与炽热

祝凤鸣

早就从朋友处得知马丽春女士倾心绘画，但一直没有机缘欣赏其大作。去年夏天，我赴合肥大剧院看秦腔，在剧场大厅，巧遇马丽春。她热切地拿出手机，翻出她新作的手卷和书法，让我品鉴——因我平时极不习惯在方寸荧屏上领略书画之美，加之过道上人来人往、步履杂沓，我们停留又过于长久，我只有连连点头赞叹。

但马丽春画作之清雅，书法之秀拙，还是令我暗自惊异。而更令我惊异的，是她性格中轻微的偏执。

及至今夏，某日下午，我与马丽春有过一次愉悦的长谈，也真切地饱览了她的绘事图色……其画气息沉静，意境古雅。长卷中清淡、微茫之域，田畴平阔，偶有峻岭瘦石，细细端详，纯是随物宛转的气象，小国寡民的自在之境宛然在目。其字更是朴拙，圆转若环，如铁砣拖针，又如蚯蚓折骨。

一个常识是，中国艺术讲究心性，而心性在掌握之中，宛如掌心有丹红。

我与马丽春并不是很熟悉，有限的几次接触，多是蒙她抬爱，邀我一起做读书活动——在我印象中，她总是风风火火，快人快语。一个急匆匆的女子，专心书画仅两三年，竟彰显出如此微末幽隐的心象，这引发了我的探究之念。

一般是这样，一个人若要隐秘，就不得不做一个掩饰者。前不久，当我在安徽图书城接到马丽春吩咐，嘱我为她即将出版的大著《画画这事儿》写点文字的时候，我既感惶恐，又有一窥堂奥之暗喜。

《画画这事儿》，写了这么多艺坛名家轶事，以及作者对书画的深入见解，厚重且丰饶。该书行文泼辣，言必有物，无脂粉，无做作，无芒刺。所写本城诸多文艺家，我大多久仰大名，偶尔与某君也有过一两面之缘，但并无深交。这使我受教良多。

但就整本书而言，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作者缅怀亲人之作，尤其是写父亲和祖父诸篇，如《被培养》《也想做画家的人》《审美》等等。

“我父亲是老农民一个。可他毕生拥有一双洁净的手，我对手的关注便源自于他那双手，就像学者的手，有种高贵，从始终修剪得很整齐的一双手中看得出来。他很少下田，做的都是技术活，各种技术活难不倒他，从酿酒——那么爱自己，嫁接果木，修水修电，碾米，修理机器。最后还主动要求当图书管理员。从不说脏话。也从不打人。……他一边喝酒一边看小说。写毛体。刻章。”

“我爷爷只上过一年学。算是扫盲班毕业的。可他酷爱学习。从农田里一回家来，就坐下来翻书。还自学绘画。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他画他的，他的画糊满我们家的墙壁。……他常常穿着一件呢大衣，一个人在田野里在风中散步。”

一个自我酿酒、多才多艺的父亲，一个穿着黑色大衣在田间散步的爷爷，这两个形象，耸立在书稿里，也耸立在作者的记忆中，使我精神警觉起来。

无独有偶，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在一篇回忆童年的著名散文《西南方向的光亮》里，对故乡的神秘秋光，也有过与马丽春异曲同工的细致描绘：

“经过昂古莱姆市时，一个信号告诉我，我已经进了家门口，进入了童年时的故乡了。路边一小片松树，院内一棵棕榈，低低的云在地面投影出一副活动的面孔。于是，西南方高贵和妙不可言的灿烂光亮开始了。这种光亮从不灰蒙、从不浅淡，它是一种宇宙之光……它是液态的、辐射的、令人怜惜的，因为它是一年中最后的美丽之光，它照出了每件事物的差别，并揭示出其内在的高贵性。”

往往是这样，我们的躯体里深埋着童年的巨根，而童年既塑造性格，也缔结命运。童年所带给我的感受：气味、疲劳、嗓音、路途、光亮等等，迟早会在不经意间抬起头来，表白自己，一如古根抽出新芽，使我们晕眩。

在《文之阅》一书中，罗兰·巴特为此感到深深困扰：“为何某些人，包括我在内，于一些历史、传奇及传记之类的作品中，喜欣赏一时代、一人物之‘日常生活’的再现呢？为何对细枝末节：时间表，习性，饮食，住所，衣衫之类有这般好奇心呢？这是‘真实体’的幻觉之味么？这不就是幻想本身么？”

回忆中的细节，既是历史，的确也具些许幻想性质，那无端端涌现的，终是那些童年留在我们内心的“主要的现实”——而这些“主要

事实”，对马丽春而言，恰恰是解锁她“清雅绘事”的密码。

推而广之，中国诗歌与绘画，从内容上看，使人一目了然的是它对东亚大自然和个人具体经验的描写。儒、道、释的交融，使中国文艺形成一种特有的以愉悦情怀、修养道德为主要特征的地主文化。

花非花，雾非雾。关于地主文化，北京有位诗人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所谓地主文化，或曰名士文化，或曰君子文化，既非宗教性质，亦非文艺复兴意义上的世俗性质，所以见诸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风景是理想型的，花鸟是非现实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不会卷入政治斗争或不关心人民的疾苦）。”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便很好理解“不事稼穡的父亲”与“在风中散步的爷爷”，于马丽春这样一个敏感心灵，对其后来的人生抽象和境界提炼是何等重要——所谓雅致，不也正就是一种旁枝逸出的轻盈飞翔？

身为一个农民，按理说，就得终日面朝黄土，躬耕陇亩。但在中国乡村，我也曾的确见过很多披衣漫步的能工巧匠，而恰恰是他们，使得青山绿水落在纸上，融入诗中，从而变得有声有色。

我有时想，在我们这个国度，为何书画和雕塑艺术中特别重视“线条”，除了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线条飞动的丰沛植物外，肯定与数千年的“临风眺望”有关——与那些翻山越岭“望气”的道士，与那些从“汴州”到“杭州”的书生，也与那些凭风而立的闲适地主相关联。

仔细拜读《画画这事儿》一书，我还感念于作者的内心热力，也印证了我对马丽春的印象——她曾主事省内一份重要报纸副刊多年，在推

介文艺新人上不遗余力。她为人善良，重视友情，偏爱才华，不忸不怩，不争竞，对地方文艺之事负使命、有担当、尽责任。

而我一直认为，书画清雅与内心炽热，恰好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远的不说，就我省“新安画派”而言，恰恰是深具家国情怀的古道热肠之士，最后才攀上自己一生的艺事峰巅——浙江的晚年“冷寂”，与他早年的抗清复明、浴血战场是一体两面；黄宾虹的后期“内美”，也与他早年私铸钱币、在故乡修水利办团练相辅相成。

“我是个平庸的妇人。但自从学画后，一天最好的光阴都奉献给了画画。倘若画不好，便也十分沮丧。只有画好一幅画，我才有心情做别的事。比如像今天，完成四个多小时的字画练习后，终于可以放松一把。”

阅读至此，我被马丽春的自谦自恭、勤奋执着真切地感动着。西方有位大哲曾说，兔子有七层皮，一个人要撕掉更多层皮，才能慢慢找到自己。艺事维艰。此刻，作为友人，作为同居一城的爱好文艺之人，在寻觅自我的路途上，我愿与她互勉；在马丽春黎明早起的灯火里，我深深地祝福她。

目录

一副联的前世今生	001
人间懒和尚	005
《白马集》出书前后	014
旧王孙的印章事	023
幸福的张大千	030
画家们的癖好	037
画中的题款	045
画画的美好	053
趣说仿画	058
《荒唐人生》和二吴奇遇	065
最接地气的画家	069
书痴与书事	074
郭因先生印象记	079
跨界	087
审美	094
信来信往	098
写书和出书	103
作家和画家	108

- 113 被培养
- 118 画画这事儿
- 122 我的酒鬼老爹
- 128 也画画的我爷爷
- 133 他是某种传奇
- 139 父亲的老剧本
- 146 指上文章
- 153 那些风雅的住家
- 158 闪闪的红星
- 163 自由又自恋的风
- 168 诗人吴玲
- 173 因为有个石兰
- 178 焦墨黄山
- 182 丰富与单纯
- 187 君琳先生
- 193 活出境界了
- 198 一个画家的三级跳
- 206 女画家的书事
- 212 隐士画家
- 219 那一片云
- 224 涨姿势

附篇：

老马和小马（苗秀侠） 229

老马学画记（王金萍） 235

后记 239

一副联的前世今生

家里字画甚多。自己的作品也有一些。刚出炉不久的各类字画，通常作口水帖，东一张西一片的，连门框都贴上了。这字画一多，倒也显得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有人愿意徘徊于此，喝杯咖啡，听女主人吹上半天牛，人生的不愉快似乎也能消去不少。更何况女主人不光会吹牛，做做心理医生，也还有点独门招数。至于养生术，也还够独家。至于别的娱乐，倒也是没有的。

镇宅之宝是什么呢？进过这宅第的人都会异口同声说，就墙头那幅字。这字所来何处？当然有些文章。

写这字的人是台湾大名鼎鼎的楚戈。百度楚戈词条是这样子说他的：

“楚戈，二战期间人物，台湾现代艺坛中创作多元的传奇人物。一生女人不断，且所有女人都愿意为他倾倒，分手后没有怨言。可以说他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创作人物。”

看到这段话时，我心情真的是非常复杂，以前百度他，并没发现这段话啊。刚加的罢？楚先生离世也才三年多。一个艺术家不断被女人爱，说明他是蛮可爱的一位人物。感觉上倒亲近了一些。

送我字的心白老经常从他供职的老东家《联合报》上剪下相关剪报寄给

我。知道他最后十年是在与鼻咽癌的抗争中度过的。罹患此症时，是1980年。他是2011年三月春事正酣时离去的。和他同时患此病的人早死掉投生了罢？独斯人一直顽强地活着。他最后几年失聪失声，依赖胃管灌食，以这样一副残躯，仍激情燃烧，死前几年起意油画，一年内画了近百幅（这数目很惊人），还举办了两场展览。他一生涉足的艺术领域也惊人的宽广，在绘画方面，从传统到现代，从素描、水墨、版画、陶瓷、雕塑到结绳、油彩乃至最后的油画，不断拓宽，而且在创新方面，也颇引人注目。是最早把欧洲的排笔这一工具运用到水墨创作上来的艺术家。他在青铜器研究上也独具慧眼，在珐琅器研究上也自成一家，甚至在中国美术史的钻研上也小有成绩，并有专著问世。这样的创作力让人瞠目结舌。他出生在湘江边，母亲是当地有名的湘绣高手，7岁开始涂鸦，身逢乱世，18岁便去当兵，从此在颠沛流离中讨生活。此公有几个身份标签：老兵，诗人，书画家，青铜器研究专家，艺术学者。

龙应台说他是“稀有的雄性动物”，“只要与某雌性动物单独坐在房间5分钟，就会对她求爱。”他办画展时，女粉丝巨多。此公“过尽千帆”“阅人无数”。有人说他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也有人说他是“诱惑者”，“再生火鸟”。这么多标签集于一身，也配得上传奇两字吧？

他的字写得极古朴，有拙趣。凡进我家见过这字的，不管审美如何，皆说这字好。看过这字的人其实都不知楚先生的背景，但感觉上却出奇一致。

他活了八十年，却有三十多年的光阴与疾病打交道，但他身上的快乐因子并未因之而消减。他说画画就是让人快乐的事。最后的光阴，他还强烈要求出院，他说他脑子里全是事物的美丽形象，他必须——把它们画出来，“不让我出院，你们要为那些美丽形象的消失负责！”他经常这样“威胁”医护人员。这样一个快乐的艺术家，爱上多少女人也是自然的吧？

这字是一副对联。“指心即佛释氏妙谛 知白守黑老子哲言”。是台湾著名文化人张佛千先生为心白老制的嵌名联。这张佛千是皖籍旅台大佬，一生交游甚阔，军旅文化学术新闻皆涉足，是台湾著名的制联圣手。曾做过孙立人的幕僚，后因孙案而申请退役。他被《联合报》长期聘为顾问，于吴心白原本也是没有联系的，两人年龄级差十八岁，是吴心白一直仰望着的人物。

可某一天，两人突然联系上了，而且居然有了缘分——都是安徽人嘛。于是成了忘年交。应吴心白恳求，张佛老先后为他制过两联。第一副联“远意南云心马常策 闲情东海白鸥可盟”，是请名诗人书法家蔡鼎新（《白马集》中有此公赠心白老的诗并手迹）先生写的。过了几年，心白老又想求张佛老为他制副联。便说楚戈曾送他一幅山水，裱好后挂客厅，总觉少了点什么，可否请佛老再送一幅嵌名联？并说这幅联要请楚戈来写。吴心白想一举得到两件宝贝。张佛老满口答应。吴心白便用张府电话联系上老朋友楚戈，这人称好好先生的楚戈，自然也是一口应承。

时吴心白正忙于两岸穿梭，那段时间空前繁忙，人生中的大舞台终于为他开启，他得为两岸做点什么事，这才心安。台塑大王王永庆想登陆探营，拜托的先期登陆队员便是吴心白。这副联制好后又由楚戈写好，放在裱画店里装裱，吴心白事情一多居然很久没去取。张佛老便写了封信给吴心白，因不知地址，还是辗转托人转交的。这信弥足珍贵，吴心白一直小心收藏着。

这副由楚戈书写的嵌名联，一度是桃园吴家的庭中客，颇能镇住人。这吴心白自从认识我后，去了我新房，看我如此痴迷字画，便不声不响把这副联取下来，让一台商漂洋过海带给我。某日，这长长的硬邦邦的严密包裹着的东西横于我家门口，把我吓一跳。——这样的做派，倒也是吴心白的一贯手法，却让我情何以堪。

又过了一年，吴心白找出当年张佛千辗转托人寄给他的信，信纸已发黄发脆，托人寄给了我。并附上一信说，关于此联和它的背后故事，此后都交给你保管了。

这一番友情，自然狠狠感动了我。我不得不写上一篇文章，说说它的来历和故事。只是让我不解的是，吴心白一生出产文字无数，写了张佛千为他制联的文章，却独不写楚戈，虽然关于楚戈的相关文章他都一一剪下来寄给了我。前两天他来电话时，我再度问他，他说我认识的朋友有上千人，都写的话写不完啊。——那只好由我来写了。

人间懒和尚

我在学画不久，就有幸遇到了懒悟。当然不是法师真身，而是懒悟其画。画册是从淘宝网上买来的，买回家后便置于案头，常常翻看。而很多画册，却被我扔在阳台或束之高阁。我的案头中，只有少数几本画册，有幸享受此等待遇，我和懒悟不得不说有些缘分在，尽管我从未见过他本人。

一年前，我便临过他笔法，还颇像；一年后仍从其学，有时就用一支破笔散锋，画懒悟似的树和山，画一角水。他的画老辣纷披，意趣无穷，我从他画中，感受到了他的才情和审美，这样的人端的是我行我素，品性高洁。富贵从不在他眼中。关于他的传说坊间很多，说他很少洗澡，也几乎从不洗碗，觉得费那时间干吗？懒得出奇，遂被人呼为懒和尚。

一个多月前，我去拜访他的弟子贺泽海先生，想讨贺先生一本画册来看。话语间便说起那些传闻来，贺先生说懒师并不是这样的。传闻毕竟是传闻。那天画册没讨着，次日便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问贺先生弟子拿画册。那地方有一个“懒悟—贺泽海艺术馆”。在包河工业园区，他弟子打开艺术馆大门，让我饱览里面的所有作品。那天我还带去合肥城的几位作家，这些作家们看着这些画，也颇好奇，东瞅一眼西望一望，东边一侧是懒师的四十几幅作品，西边大头的是贺泽海先生的画作。这师徒俩作品风格出奇一致。我把他们的笔墨细细看了一回，大爱

之。贺泽海先生画册讨回来后，我把它置于案头常常翻看，号称研究也未尝不可，那阵子，我的画风也为之一小变，这和我痴迷于研究这师徒画风有关。

其实我所在的南薰社里，就有不少贺泽海先生的高徒。有人扳着指头数了数，说有四个。后来听说某画家也拜贺老为师了，那么懒师的徒孙应该再加上一位罢？合肥城里懒悟弟子和再传弟子也还有不少。这些人似乎都有些特点在，比如，都不太俗气，画不俗人亦不俗，还颇有些文化修养，不是世俗那一路让人看不起的画家，比如只有匠气而无趣味，只论金钱缺乏人情者。这样一类画家的存在，让我对懒悟笔法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我有阵子心里颇犹疑，要不要拜一个名画家为师呢？在心里数了数，如果真要拜师，大概也只有拜贺老为师了。别的人，并没打算拜。贺先生的山水画得那么萧然雅致，皖省画家中，他确实算一座高峰了。不光如此，贺先生还是一位天真的老诗人。他送过我一套线装上下两册的诗词集。我对诗词没研究，但对诗人，尤其是老诗人，是很有一种敬畏心的。贺老说自己诗比字好，字比画好。这种表达颇似林散之。这当然是文化人的谦虚和低调。在社会上，他们以画而名，但在心里，画毕竟只是小技而已。而诗若要达至高峰，就是大文化了。就像我现在这样，写一篇懒悟文章压力空前大，比画一幅画累多了。这样看来，文章的确比画画难度高。——可不会画画的人，他们只会写文章，也许又会有别一种看法。我认识不少画家，你让他写篇文章出人命还写不好；可让他画